

集部

松隱集卷二十四

宋　曹勛　撰

書

上吕丞相書

某竊以中國所悲獨若金人上使天子駐蹕淮浙宗廟祭享靡得定居下致元元父子離散肝腦塗地瘡痍不復哭泣不絶以至四方雲奔霧合姦臣賊子僭用車服釁端悉自金人明矣然建炎間遣使十餘輩鑿空而行

求敵悔悟禮意非不備陳辭非不切每拘留使者竟無一報亦莫得敵意徒兵戈相尋連年困苦豈昔所遣使輕冒尊貴妄言自薦臨事而懦姑私一時耶豈不察其端所向未當致違籌畫之善徒為敵人輕笑之具耶然朝廷至今未再有處某謂北邊之患方今天下未定境土未復士卒疲敝民力匱耗未可以威武服也金人蹂踐中原暴虐毋信窮兵殺戮甚鷙無道未可以仁義交也委曲之禮書辭之勤固已行於靖康之末建炎之間

又不可以典常遇也獨可旁資所親假其游談萬一受
交得通信使然後務屈藏疵稍以徳致則社稷之計成
矣其聞山東劉豫政和間嘗任臺諫金人信任僞王以
全齊未即天討偷生海表彼亦待朝廷之命固久儻因
以一介之使間道馳詔諭以恩信許以爵位使日就月
將開悟歆心委以贊成南北之好為駐蹕息兵之期於
可否間將明得其情偽彼劉豫業本儒生曉知義分必
涕泣被面稽首聽命理之固有事實可圖此上計也故

熟思今日之急無先於此朝廷宜力行之某居親之喪言事於上踰越禮制有誅無赦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頃親安時薄禄是私今親亡矣身當報國故冒哀投陳政以時事之急間不容髪苟偷安便非忠孝人也茲願竭力死節請行於東致主上屈己通盟之誠宣主上懐親孝治之切喻以大義激發其衷俾君臣向化歸命聖德此某之赤心有死無渝者也伏望僕射相公詳閲利便斷於必行似不惜捐小臣而冀大事昔漢高帝困

平城婁敬進和親之議飾子女以悦匈奴極天下之至弱當時以圖安四海猶即施行今某不知忌諱進聘偽之說蓋事或權宜有不容憚者至某糜捐一節以取報命則區區自謂肯多古人惟主上以天下為度則漢文之詔尉佗不屑為也如允某所言乞不用禮物私覿及奉使人從等只乞朝廷降國書詔命蹙身賫往庶得成事其餘詳略乞賜機務之暇令面陳所以去之狀一語無效願就斧鉞冒犯鈞嚴不敢繁叙某下情不勝戰汗

之至

與劉豫書

某聞巽以行權者君子之乘機貴有所狥者志士之顯位執權以司契則事或便民而虐己獲狥以就義則理或功崇而業廣古今不常惟知者為能就變從時同符大業安能規規於所屑哉伏惟公以文武之資搢紳之望安輯表海宅全齊而有之矜士民塗炭之久憫郡國兵火之甚酌時隨宜勉徇敵意建大號居留都豈遵上

令有不得已者前所謂巽以行權者歟我宋以金人丙午之捷三辰失序二聖北狩流離兵革之苦從事征伐之勞天心已回於顯佑廟祀有永於寶命今上皇帝以英謀睿武厚德深仁獨提天綱撫寧列辟海宇愛戴日月重光屈已尊賢而旁招俊傑安民繕兵而式鑒前恥與一二大臣宵旰國政復祖宗之基建中興之業今親屈而下逮惟公熟察前所謂貴有所徇者歟治國治家審此兩涂為治道之先外料敵之強弱内度勢之可否

以人徇已則已得而人失以已徇人則已失而人得徇人者賤人所徇者貴貴賤得失較然而明豈待夫兩軍相當而復决於衆人之言哉故某之來有得於此重以今上皇帝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心如搓旌蓋有日矣意者天下苦於兵革父母羅於阨困赤子盡於屠戮國步厭於時晦欲因足下得結金國通使議和以親南北之好然後互有所使各得以聞求改作而捐故定安危而保民弭亂是期他無求也懇懇切切願公受交於宋以

成所徇上息天變下安封畛時哉天命公其留神則溥
天率土大慶幸甚然四海方徳公之美順於太常者曰
戰國爭彊齊稱十二臨淄遺俗忠烈具存靡煩攻城野
戰之役毋有遺鏃亡矢之費荷戈百萬遂聽威靈此公
之武也播告之語率戒覆車彼疵已德自古皆爾公正
云前朝失御罔及其他此公之忠也襟帶土宇用廣疆
埸而拓地之騎終不忍南下此公之仁也汴為都會宗
廟具在權宜正南無所毀撤此公之禮也公詩書貴冑

冠冕偉人乃降詞氣屈體北俗有見忍恥包羞欲成佳傳此公之明也推此五美令於國中實得其利兼得所願矣然將順正救敢布腹心古謂暴得大名為不祥必有所屬乃成善救故立國者冠蓋相望伸其所附附德貶暴假以濟衆則作政立事人心敉寧動兵行師毋有越絶致赤心之約固百世之守堅以大義而不渝固所附然爾必或不能雖清濟濁河長城鉅防不足以為固塞徒階于怨惜哉是有義於創始必秉德以善後則聖

賢之業也復次五願者中國冠帶之域稷下禮義之聚
俗義甚高人濟其美公無重世之德於齊土民有莫大
之怨於金國公之拔起驟加民上不能無内剛外柔坦
然無間者願公親宋者一也公因金命制有一方彼常
貪于厚與曲順其旨則孰不見實一旦無厭之求稍稽
需應飾詐中變奪其所憎與其所愛竊恐後之有齊者
非公子孫也石晉在前可為龜鑑况今屯兵設將悉彼
付授又與石晉異矣願公親宋者二也此疆爾界中外

之限初雖侵據終亦還復金為虎狼之國蹂踐我土以殺不以德民厭苦甚久又内有契丹渤海之憂外備我宋收復之慮彼固惴惴不保枝梧而欲長倚以為重則誤矣儻結於宋北乖所存南猶獲助子子孫孫終不失勢願公親宋者三也公不與宋則已今契丹以數百年基業其中豈無孤臣孽子欲復其宗廟者豈無貴族大種不甘其役屬者或結宋連衡而起金必併力以銷内變收兵于公公寧不遣遣則新造之齊内失兵力外虞

强敵我宋亦遣精兵復故地誰不爭下其城以迎王師方時雖有威宣之略諸田之智不能與已顧公覲宋者四也割地包利五伯所以覆軍殺將而求也封侯貴親三代所以放弒而爭也公今高拱而兩有之矣尚欲依金以攻宋則宋民之心不懈將帥之謀爭奮宋金久相持連兵五六年間徒阨其父母而宋室自若此漢高之兵也天方啟中興之宋未可圖也金為天下仇公養仇而奉之泰然自居冀成善後亦為公惑矣此顧公覲宋

者五也雖曰公權時之宜勉事容悅然理不先曉則流
而不返今瞬舉大要非說公背金而歸宋特欲祈公事
金而親宋一言之助如前所陳俾宋金遣使結轍於道
公之德業於是益隆因處中而兩利之公欲何居焉書
曰前慮不定後有大患治之其先事謀之其未有患至
而後憂則大事去矣知者倫禍不為怨府願熟計之說
者或謂以今之勢厚禮事金合從其威足以壯國是言
者徒知一時之利非百世之利於公何有哉特欲挾公

家成私門為歲月之計又惡知親宋親金何者為不𢘅天下之心哉茍善於此則天下震動必稱公為義我宋益德公公然後以天下之譽善金金又不敢縱暴於齊是以天下之譽止暴於金厚交於宋名高一世光燭前古兹時名寵将皆制於公其於守區區之地負天下之議固有間然抑甞觀漏甕焦𤓰之說乎今有焦𤓰其下方然適漏甕在側貯水将泄誠能激欲竭之水沃甚焦之𤓰是一舉而漏水獲存寶𤓰不燬即以供餗豈不全

於物利於用耶惟三復其意也某又聞規小廉者不能成榮名守曲謹者不能立大功以足下榮名大功固已顯著必也使賔客無口實公議從附耳示以方來不羞其行則為平允昔秦繆公以由余至則曰鄰國有聖人遺樂修好楚成王因重耳過則曰從者國器此天所置厚饗之以二君之賢猶且區區以禮是豈不足於功名哉賢者謂小廉曲謹不見比數必使光焰煥赫氣蓋一時與天壤相獘乃止耳後之讀者顧不偉歟某慷慨兹

行謂理無不可明目張膽因發為此書恐居常亦厭飫羣下謟譽盛德必陰求謇謇以斷國是忽有逆耳苦口如此書者亦所欲聞惟幸聰明聽許萬一不然則幸磔某於齊之市令於齊之民曰此教我背金而親宋者也庶天下人明知公事金為不疑而金益重公矣情廹意切語不成文冒犯威嚴言盡於此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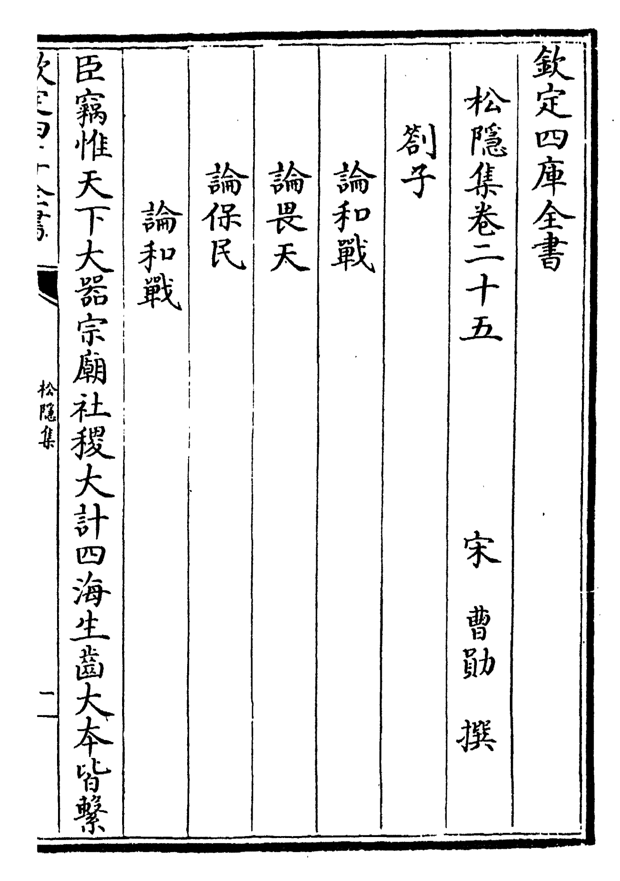
與泗州陳敏書

以拙者觀淮上事勢慮人必熟聞吾友忠孝正直兵少

而精不可勢屈料度用兵拳手相接之際須鏖戰血戰計勝力勝而後已既金人料我如此則豈肯輕犯泗上損其鋒也必從他路尋隙犯江則泗在其後形格勢阻進無所掠退無歸路若不為計則孤城獨立未有援兵粮運未繼又其衆多懼腹背有可畏之勢公於是時宜必自有轉身一路别出奇謀也然愛吾友之深輒為一說以獻若金人甚重不可襲其背彼必以少兵綴公歸涂為善後之策公宜盡以所有犒設軍民誓衆而北徑

擣山東不焚燒舍屋不取子女玉帛不殺契丹渤海諸國但掠地收衆據前人要害之地號名中原傳檄燕山等路承制封拜亦足以牽制敵謀然後奏封行在為不合在外專兵待罪取旨之計未審可否當勝焚樓櫓棄輜重浮江而南也

松隱集卷二十四



松隱集卷二十五

宋 曹勛 撰

劄子

論和戰

論畏天

論保民

論和戰

臣竊惟天下大器宗廟社稷大計四海生齒大本皆繫

於國之安危在今日利害不出於和戰之間議國事者當先審所尚而定國是國是者天之所與時也時之所行事也當戰則戰當和則和先後緩急不容無一定之論必措國於至安然後天下大器定於不傾宗廟社稷隆于鞏固四海生齒保于輯寧雖必世百年守之不易可也不審所尚而逐紛紜之論僥倖於萬一名曰嘗試之說天下大禍莫大於以國狥嘗試之說可為寒心者也且國之安危與已之進退得失孰輕孰重已之進退

得失與人之毁譽好惡何損何加人臣而能辨此然後可以議國事苟惟以己之進退得失為心則必以人之毁譽好惡為重彼以謂人之毁譽好惡與其己之進退得失實相妨也故言戰則人朋而隨之者衆多譽之者亦多其心非一一明乎戰有必勝之道也特以謂主戰者不失為尊主强國之説今日言之譽之者必多固無害於己之進他日雖和亦無害於己之進盖和亦不可忘戰是今日之言與他日之言皆無害於己之進而當

戰與不當戰於國之安危不問也言和則人皆睥睨而不敢隨者以和難保也今日言和固不妨己之進一旦有異焉則必大得罪而去不若言戰之兩無害於己之進也而當和與不當和於國之安危亦不問也況言和則主戰者惡之則毀至矣於己之進豈不大為害乎二者皆不以國之安危為心而惟以己之進退為心以人之毀譽好惡為心此今日之風俗紛紜之論所自起也陛下所與圖回天下不過宰執數人而紛紜之論亦足

以朕數人之聽是以廟堂之上主戰者陽爲尊主强國之言以收小人之虚譽其中未必真有善善之策也陛下不用其言則以拒諫竊議於陛下以弱國謄謗於同列浩然引去亦不失高爵厚禄而小人之虚譽愈歸之主和者亦不知固執其所見往往惑于尊主强國之言而求免乎畀主弱國之謗進則迎合主意退則雷同衆人所謂國是果安在哉臣所謂以國狥嘗試之説可爲寒心者也上天崇正統於中國保固祖宗積累之基純

佑陛下之聖德眷命纘承將以光大久長於其後故周旋調護成此安定之期若曰人謀恐未易致是臣不得不辨者惜天意與陛下聖德混於紛紜之論而不知所分也臣聞强弱異勢不可欺也人身不能無病能不諱病則可以全身國不能無弱能不諱弱則可以圖强弱而為强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春秋時吕甥為王城之盟謂秦伯曰晉國之小人不憚征繕以立圉君子則不然曰必報德有死無貳納而不定廢

而不立以德為怨泰必不然泰伯曰是吾心也歸晉侯
而成盟晉國復强晉君子可謂能審所尚也方其弱則
言弱能不諱弱則足以養强也能養强則足以成强也
使人臣之謀皆如晉之君子國何患哉陛下察今日紛
紜之論如晉君子之言乎抑皆晉小人之言乎君子小
人不能逃陛下聖鑑則陛下刑賞行矣單于嫚侮議兵
樊噲請以十萬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晁錯發七
國之難吴楚起錯乃欲居守而勸景帝親征又方與帝

調兵食身斬東市非袁盎私意也人臣自為紛紜進說而不可用不加罪焉且誤國矣亦不加罪焉孰不以嘗試之說售其身乎其言不行又無所加罪是以肆為紛紜而無所憚也臣觀今日之事非前日之比者以天定故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臣解之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人衆者衆之所為凶德已極自求禍者也天豈樂禍乎人之所為凶德已極禍必自至天不能庇也故曰人衆者勝天前日之事也天之於人禍終

不悔乎其報已極復圖安乎是謂天定人何以勝之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今日之事也臣請以東晉宋武帝驗之東晉之渡江也謀復中原之臣如劉琨祖逖庾翼桓溫之徒皆可以有立而卒不能成功者天定也苻堅為江左之舉以百萬之師一敗於謝元劉牢之身死國亡計不旋踵豈謝元劉牢之勇過於苻堅乎天定而堅欲以人勝自取禍也宋武帝得關中棄而不守知元魏之必來也宋武棄關中元魏即取之由是南北舉安知天定

而不敢為不定天佑之也故天定則人主之意不可不定主意定則人臣之意不可不定君臣之意定則天下自定定不定禍福如彼之明可不畏哉今陛下與腹心大臣酌天意之大定以斷國是以今日已有成策已見定效尚可復容紛紜之論崇虛名而令國受實禍乎敵欲求安易於保安者守邊不動為長久之計則敵保安之策也我欲求安難於保安者恃敵不動則我保安之策也彼既不動我非特保安而已因得自治焉則千百之安

在我也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此也萬一為紛紜之論所惑以蹈至危則臣所望於陛下者未易就也此臣之所甚憂也願陛下毋忽臣言奉二儀之無私揭日月之大明聳山嶽之不動行四時之信令則陛下之所欲為者自是無不可為者矣臣不勝至願

論畏天

臣愚既陳定國是之說于前繼此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畏天意而已臣仰惟陛下誕受丕圖遭家多

難臨御以來應天眷佑大約有十皆深切著明之効至于今日已就安定然後可言臣請備言之初為質于軍前繼撫軍于河外其歸也孰脫之其出也孰命之歷數在躬遂即大位其眷佑陛下一也旄鉞所指備嘗艱難水陸之行偃薄風雨將究觀于歷試必保安于萬全其眷佑陛下二也四川天下之根本荊州襟帶之上流兩淮形勝之要地頃者四川嚴守關之師荊州附鄂渚之軍兩淮成犄角之勢截然四固南紀以安原始維持似

非人力其眷佑陛下三也巨盜𤞤寇嘯聚蜂起曽未幾年掃無蹤跡雖資廟筭實出天亡其眷佑陛下四也連歲稔熟濟接以時大兵之後實難于有年有年固難況屢豐乎是以調發之煩科歛之重民力雖困尚堪支持其眷佑陛下五也晉元帝渡江雖遠外寇王敦蘇峻迭出為亂庾亮有汚人之塵陶侃有折翼之夢奸宄內訌何以制外陛下廵幸歷時豈復有此憂哉國于天地有與立焉其眷佑陛下六也假劉豫而助之兵尺堪之謀

深矣然土龍芻狗卒無所成豫無所成尼堪所以去尼
堪去豫所以廢向使尼堪不去劉豫不廢則成三矣三
不可和也不和終不定也天意委曲如此皆為我宋其
眷佑陛下七也達蘭復我中原而與烏舍異謀雖和必
不久達蘭死烏珠用事欲復取中原而烏舍蕭慶勸其
用兵和議去矣臣奉使在北廷烏舍蕭慶見臣即欲投
諸鼎鑊何止被留哉方擾擾間二人一旦連頸被誅臣
所親見也向使烏舍蕭慶不死今日之事尚敢望乎二

人之死非天殺之而何其眷佑陛下八也先帝梓宮之還因山之功告成久矣皇太后久留于北陛下念親之心無一日忘今歸就慈寧之養亦四年矣是豈人力所能致哉非天克相陛下純孝未易就此其眷佑陛下九也庚申之歲金人復取中原兵再舉矣南北轉戰至辛酉之春猶未定天下之人皆曰用兵未艾也是年秋九月烏珠又大舉兵而南陛下先遣臣某劉光遠繼又遣魏良臣王公亮至泗上未幾金遣蕭毅邢具瞻來審議

和議遂定兵巳熾而遽息事方洶洶而遂大定亦豈人力所能致哉靖康之初國人皆以和為請而終不能和辛酉之冬國人皆以和為非而卒成和天之從違可見矣其眷佑陛下十也臣竊窺天意眷佑陛下深切著明之效不可誣如此豈非以陛下明畏天之道必能紹隆祖宗積累之基業乎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考其既往驗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于他日者當如何哉自古創業繼世之主膺天眷佑而能克修畏天

之事未有不愈隆益大而永命者堯舜禹湯文武德同乎天亦必謹畏天之道載之典謨形于雅頌班班然也夏少康以一成一旅復禹之績太甲從伊尹之訓高宗用傅說之戒皆能成中興之業畏天也成康守文武之謨烈而大成畏天也宣王興衰撥亂復文武境土功績之美方見於釆芑六月之章而庭燎之箴沔水之規祈父之刺繼作矣始畏天而終忽于畏天也漢高崛起豐沛自謂能用三傑得天下天下未定君臣相與逸樂遽

入于無為既老眊愛幾成廢適立庶之誤再世而有呂氏之患天方祚漢特假是以戒其後遂有文景之治天命吉凶之報也武帝始不知畏天終能畏天卒為七制明主唐高祖不及漢高遠矣以太宗之明而好大喜功勤兵于遠自違天戒末年用人納諫大不及負觀時留李勣輔高宗終成武氏之禍又甚于漢之諸呂亦天所命吉凶之報也明皇憲宗始知畏天終不能畏天始則天相之終則天敗之皆視其所為不可欺也聖朝太祖

皇帝由揖遜得天下固不可與漢唐同世而語祖功宗
德繼序興隆未易殫數大抵人才以兢業恪恭為用風
俗以敦實儉嗇為本兵以不用為武刑以不刻為平財
以不斂為富一言一為立政立事如天在傍不敢慢忽
是以天心克相和平安定三代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且
久者熙寧大臣進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聽之說文怙武嬉牙蘖怨恫五十餘年奇禍大作而陛
下適膺斯時誕受天命天意昇付蓋可見矣臣聞既亂

必有定定亂必以治治亂之本先繫於生民之休戚又繫於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厚薄陛下以天命之哲天錫之智豈不明此五者為治亂相易之本乎聖意非脫畧而不為也前此所未暇也今天下定矣前此所未暇者今可以有為矣亦天之眷佑始終於陛下將以成今日之治臣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者區區之忠在是而已臣攷秦滅六國而繼周有統而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漢漢亡

天下三分統不在吳蜀而在魏者將以與晉也晉得吳蜀合而為一其後不能保其一天使劉石亂華元帝渡江雖南北分而統在晉宋繼晉齊繼宋梁繼齊陳繼梁皆得統也五朝而合于隋隋受周禪本無統得陳而有統亦以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唐唐亡天下八分雖朱梁石晉皆可以得統者將以與我宋也五代五十年而為我宋太祖皇帝取吳蜀閩越南唐以并天下太宗皇帝取晉遂混為一靖康之變至是又分南北乃定

自秦合天下至漢末而三分至晉而二分其數五百年自隋合天下至唐末而八分至我宋而又分其數亦五百年天命可不畏哉晉之分南一姓而北十數姓今日之分南一姓而北亦不一姓晉分而南北不定者又十數年今一分遂定而天命在陛下天之責我者重責彼者輕望彼者略望我者全筭計見効攷其既往驗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在陛下決非淺淺者臣揆此理甚明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不勝

拳拳之誠惟陛下裁赦幸甚

論保民

臣拳拳之忠既願陛下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仰惟陛下嚴恭寅畏昭事恪謹發自淵衷光於聖德躬行有餘矣其見於立政立事與二三大臣同心以明畏天之事者臣願以保民為先臣聞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視民如傷是其福也福者天之所錫國之將興賴天命爾必視民如傷然後為福是以自昔聖人所言天也人君也

民也未嘗不連屬而為辭蓋人君者天之所命而民者天之所親也後世為治者每離而三之所以下不為民所懷下不為民所懷則上不為天所福此理豈不昭然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保民之事雖堯舜猶以為難也臣伏覩咸平中澶淵之役可謂大得志矣當時若從諸將言何所不可真宗皇帝不為也遣曹利用出使結好交幣行千萬世息民之策其形于言

曰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聖意安在哉慶歷中北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必欲得關南故地乃止可謂輕侮中國矣以當時事力豈不能快意于一戰仁宗皇帝不為也命富弼報聘增幣結約尋前盟而固之其形于言曰朕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圖寧息聖意安在哉二祖之意蓋不欲逞一時之志而啟後日之禍保民之大惠也天佑祖宗保民之盛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顧不在此乎宣和海上之約使謀出於彼在我

當曰契丹吾兄弟之國祖宗兼愛南北之民通好結和載書具焉天地鬼神是臨契丹之患吾當救之而反共圖之天地鬼神謂何彼聞此言臣知其縮頸而走也倘先自我謀則又何說歟天佑祖宗保民之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今在陛下諒陛下必能畏天必能保民必能承祖宗積累之基又能光大久長於其後也又畀陛下為先帝雪恥于天也亦祖宗與先帝在天之靈所以深望于陛下者也遺大投艱在陛下豈不重乎保民

之事陛下可不勤乎河南之復一子一奪終歲而已亦
天將以觀陛下保民之方也臣料是時謀臣必有獻言
者將因河南之復大舉而取東北又欲深入以雪大恥
陛下固未入其言使謀之者不已一旦聖意從之則兵
端禍本創立自我天意若曰斯民也針石礴膞于前日
非得已也摩拊吹嘘曾未幾時而更創爲兵端禍本生
靈餘幾忍戕之乎兵連禍結又當何時而定乎天亦駭
之也故復以河南予敵不予不息也不息不能保民也

天意豈不明哉天佑祖宗保民之德如此所謂以報宣和之舉如此既予陛下以河南復奪之其速如此皆以保民也陛下頃者宸心獨斷屈己通和以圖休息得祖宗保民之意也今又與同心大臣審定國是以應天定之心皆行保民之大惠臣猶以保民為言者聖人以一夫不獲為辜君子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為愧恥保民之事不當存其大而略其細有其心而無其實德今也田疇之不墾闢戶口之不滋益商人販賈之不通工人

器用之不廣逃移溝壑之不免愁歎嗟怨之不除以是
為保民可乎陛下寛恤戒告詔旨屢下掛墻壁詠無用
之空文銜命令加出使之重擾譬猶雨露自天而降中
間為物所隔潤澤不及於地陛下存其大而臣下不能
行其細陛下有其心而臣下不能施其實德臣所以有
言也夫生民之休戚在人材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
之廢舉風俗之薄厚陛下前此東西巡幸未有定都和
戰攻守未有定計應敵不暇不能以自全自全不暇未

能以有立之時也是以人材隨所舉而用政事循一切之宜綱紀聽其所分風俗任其所尚保民之事若有所未暇天之責於人者輕也今天下已定自全之時也有立之時也天之責於人者必周也臣仰窺天意下詳民瘼恭望陛下一視同仁於此時至切也陛下所當留神羣臣所當竭力無出于此愚臣於此所當盡言也伏惟聖慈加察焉不勝天下之幸矣

松隱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隱集卷二十六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朱　紱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松隱集卷二十六

宋　曹勛　撰

劄子

進前十事

進後十事

進前十事劄子

臣昨日伏蒙聖恩賜對便殿漏數移刻下詢周悉使得盡所欲言而三聖人之意俱獲條陳既畢使事退就誅

戮無所憾者豈意天造曲臨又欲官寘一路謂臣智勇可倫使令聖訓温厚宜待有功而臣妄庸何可負荷念無涓塵裨益之助乃獲山海崇深之恩撫躬愧汗至於雪涕再蒙聖訓令臣今日入對將敵中所見具劄子進呈今謹條畫事涉國體者伏望萬機之暇特賜睿覽如可施行即乞速賜行下其中利害急於星火有間不容髮者又恐非常之事衆亦增疑伏願陛下斷之以英武不求於僉論然後此事此功決無阻抑庶幾周宣之詠

不獨著於當年恭俟進止

前十事

臣頃離太上皇帝御前得聖訓曰金人廹逐令拜北塞我對以朕昔謬與大金結約為兄弟之國於義無拜禮今日雖被囚擄頭可斷拜不能設金人見子不能屈亦

闕

然予豈畏死也歸奏但有可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無以予為念且保守取自家宗廟言訖嗚咽又語臣曰歸可奏上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

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然要當知而戒焉

臣見金人語云今二聖在遠雖曰三遣使勤請金人決未聽從蓋以納欵請命割地稱臣在淵聖皇帝已行之矣後來何事可副今惟有設壇誓將戮力死戰若勝一陣則金人便當知畏一面遣將掩殺一面遣使迎請臣得之金人恐有掾撵

臣竊原金人之計善於傳播聲援使欵我師謂如二聖

北狩欲寛聖心每使人稱陛下已領兵屯河北岸凡金人所得之物皆已奪去二聖私喜竚望大兵迎鑾謂指日可待故逗留天眷過河略無損失者亦其計使然也乞今後凡云契丹軍漢兒軍簽軍渤海軍欲相借助者切宜詳覆而後信恐墮賊計中

臣契勘滑州今為極邊沿河控扼之勢此為先務宜揀擇利兵慎選將帥付以鎮撫之任設北岸纔有偷渡舡栰須闕　斬獲然後已庶使金人知中國備禦嚴切

過於曩日必使無南面之心乃為盡善若不迎頭奮擊恐又生凌暴愈難制禦

臣五月間由真定趙冀州界間道而回竊知河北之民忠義赤心貫於白日雖脅附者五城安肅軍懷州衛州真定府廣信軍其民強顔偷生怨入骨髓顧其餘城守皆堅壁不下嘗擁衛太上皇帝聖駕經趙州城下令王宗沔傳聖訓及諭以北狩之禍令城中投降城中人得詔不答但矢下如雨且不得近又鄰郡聲跡不通莫肯相援者蓋尚遵

靖康詔旨令乞遣使密諭令後許鄜州相應毋自孤危
如能借助同退賊衆則當厚其恩賞或許以世守
臣過恩冀之間農民自置弓劒保護一方謂之廵社遂
致道路肅靜都無寇掠其於忠力極為可取試詢其數
兩州約三十餘萬問其所向心存田里欲自保其土既
不可使令只乞遣使撫諭嘉其能保國保家之意庶知
上德意益盡其心
臣契勘自相州以北有山寨約五十餘處每寨不下三

萬人其徒皆河北州縣避賊者今聞脅從者十餘寨例皆以無粮無援遂且俯從其餘尚偃蹇山谷間皆忠力勇敢之人内一寨李舍人統之堅欲留臣為佐臣辭以有故宵遁得免此輩乞密使招來責其自効如能救援一州者即以州付之仍重立爵賞勸其後効

臣在敵寨時具聞敵人言金國擇利便謀江南又曰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蘇杭其勢欲往浙江臣復云南有大江之限者不一國初諸借以為天塹豈易往也復對臣

曰當不險於海海且徑渡況江耶此語不妄決為可信

仍欲驅河南戶口以實五京大遼有中上東西燕等五京經兵草之後人物稀少故欲驅去補其缺踈又分畫主首各有所部其於諸路關防實不可緩

臣竊謂即今州縣英材甚多往往以朝廷之禮未至故隱伏不出切恐一旦為盜賊所掠則適以資寇甚可惜也今欲乞别立招賢之科諭以築臺書膽之切感動其心則束帛賁于丘園蒲輪方轂而命駕彼亦有待而來

也然後觀其文武隨材器使且燕越雖列國不足比數然今日之變甚於曩時故臣萬死妄論及此

臣伏讀戰國時吴既敗越勾踐以一旅之衆棲于會稽坐卧嘗膽曰爾忘會稽之恥乎後卒破吴國燕昭與齊有隙因郭隗築黄金臺招徠賢俊共圖興復後得樂毅破齊七十二城是二君者志於報怨不異本圖故卒獲所欲豈非志堅不渝而得士為確神物亦相其為耶臣觀今日之勢甚於燕越恭惟陛下以英謀睿武撫有區

夏孤危于時歷代未見其比識者寒心然聖志所向雖將大有為第廹于貪功冒賞之人室塞於内使陛下志意不得兼宣臣竊謂陛下宜外身殉國期慰祖宗之靈洎太上付委之切親整六飛躬欵太廟哭於神主之前訴此大變繼詣西洛朝謁陵寢然後駐蹕都畿下痛切之詔號名四方智勇豪傑舉國北征以圖大舉使老少負粮壯健出力人孰不欽泣扼腕來赴國難者庶攘却外侮剗清禍亂迎請兩宫與衆共濟豈不韙歟苟失此

舉過此而議未見有策也臣知舉此僉衆莫容願言斯

剖當拱手以待誅殛臣死罪死罪

進後十事劄子

臣去歲自敵中齎持太上皇帝宣和皇后中宮皇后書

信悉得奏陳重念臣初被密旨令從間道晝伏夜動山

行草宿憔悴飢渴了無生理鄰於死者殆以百數僅得

生還當時伏蒙引對便殿玉音褒責朽骨再肉纔被拔

擢進秩賜金欲寘於一路無何罔識忌諱具敵事切直

貽怒執政謂臣謷朝廷前降異恩遂遣中輟止授列郡
臣以一介之賤不敢論列遨翔淮甸進無所留退無所
守趦趄若窮猿之無林寄食友舊人憫其若然食陛下
祿荷陛下恩顧何以圖報耳聞目擊意尚未艾又欲伸
喙一言不敢避死雖然所述十事已被罪譴今欲再以
十事仰干㕡聽伏望天慈特賜乙夜之覽恐可助聖政
之萬一俯伏待罪恭俟進止

後十事

臣恭惟北狩之禍四海痛心溥天率土莫不願從軍北伐至奪以歸蓋緣陛下孝思之心未嘗少寘茹素累月祈天請命所冀上天悔禍二聖還闕雖然誠甚至切然未有明示於衆者欲乞今後遇朔旦陛下躬款殿陛望拜塞北播告有司時暫為例使天下士民益知聖孝不勝幸甚

臣竊見三路遣使金國軍前通問二聖皆陛下親加選擇忠孝博辨之人俾其遠使異地為國宣力與平時事

體不同混會迎請無大於此如聞惟見謝辭得望天表餘不得奉清閑之燕殊未盡使人之言況即日尚未有遣行者乞數賜面對諭以廟謨聖畫既行臨遣曲加禮意賡周旋其心甘于死節仍乞將奉使二字令三省別定稱謂臣乞面奏別定之意

臣竊見河北河東等路投下蠟書皆忠義慷慨之士或在職在私捨死應募暴露萬狀得達行在投陳之後既不見天子又不識宰相使其皇皇胸臆無所剖判既歸

則爲有好語語其州里哉欲乞指揮三省應有似此等人令宰執親加問勞詢其所欲待其無所訴述然後爵賞之遣歸

臣謂方今錢穀大計應諸路軍須者全在東南又其間就糧避地之人色色蠶食加以修城科草斂率未巳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誠可矜惻乞指揮朝廷量東南所可行外諭以駐蹕之近優其諸般料役用稱恤下之意

臣竊謂陛下躬秉武節威行四方然出師討蕩尚循舊

制欲望聖慈遇有某所用武即乞如唐故事拜為某道
行兵大總管付以一路黜陟之任庶職專而任明式新
中興之業

臣竊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可謂金人為國仇而忽
之為君長者能無慈仁也過為之禮正在今日且二聖
在遠陛下所深痛乞每遇遣使謂如春行則令附絺綌
之服各數百件物雖微而可以表見陛下孝思之心次
可使金人執持衣物有以感動

臣嘗思唐德宗奉天之役得一陸贄論撰詔勑使千里如對面將士聞之無不感泣後卒致興復是則凡厥王言可不慎選老成臣前日伏讀鷹狗詔以宵旰字為宵以修德字為脩以斜封墨勑字為邪若言宵脩則可為筆工之誤若云邪封則似非可移罪於人傳於四方恐成王言無稽之議舉此一端類皆若此乞今後翰苑作為文詞語切加至以實不以文則庶幾四海之遠惟語言所及可以激勵人心有赴難伏節之士為時而出

臣竊謂北庭金寇侵犯兩河我師尅平屢有捷奏皆自
陛下聖武遠昭宸謀先定遂臻禦侮至榜於通衢欲使
四方聞之謂掃除猖獗有撫寧之漸用安民庶意豈他
哉然草茅之賤猶曰今日之事殺千百之級退尋常之
陣豈足為陛下道祇益繁文無補大德欲乞今後遇有
小捷不必飾諭庶彰聖度並包之廣
臣竊以國之大本曰衣曰食然農無牛則無以耕耨耕
耨不時則乏食矣蠶繅無桑則無以食蠶蠶食既闕則

無衣矣今軍興之際卒伍斫取桑木民間私自烹牛成憲莫舉遂不能禁苟且者尚謂牛桑小端未害於政殊不知衣食之源根本所繫終歲之後無農織矣乞嚴行禁止庶務農敦本稼穡以時歲無流離之人俗有衣食之足天下幸甚

臣恭聞陛下自登寶位凡宰執奏對不論巨細直可之而已罔聞有所詰責臣初不敢遽信繼熟外朝之議亦莫不然臣始大懼臣死罪伏望陛下若稽太宗皇帝之

訓使所奏不得欺所言皆成法必有震怒以恐動大臣必有識擢以招徠言士則天子操柄御臣之要實見於中興之時臣草莱一介狂率愚論萬死不赦惟陛下裁幸

松隱集卷二十六

松隱集卷二十七

宋 曹勛 撰

劄子

謝宣示晉唐法帖並御書臨本

臣伏蒙聖恩宣示晉唐法書墨蹟百軸臣庸陋寡識何以仰賛化育第瞻天縱之學奎文聖畫楷法草聖冠冕百王七縱八横竒逸萬狀如入武庫神觀竦異卷舒之際顧揖不暇衷抱縈感無以形似其如已見輙亦冒聞

莫補崇深仰冀睿鑒臣頓首死罪

進太上乞罷朝陵

臣連日聞朝論外議皆謂宫中亟有朝陵之行在今日陛下既就燕閒不與機政則訪尋山水怡悦聖情固所當然但强敵内侵未見奏捷今上宵旰不遑寧處陛下縱不預戰守之計亦須候萬一果然敵在江上地近勢感是時鑾駕略爲順動誠似未晚況宗社所繫兵民倚重臣所以忘萬死輒伸肝膽冒瀆聖聽伏望聖察不勝

戰汗之至

諫止洞霄等處燒香

臣叨竊祠祿略無裨補於崇深非仰賛聖造何以安跡
然深恃舊物輒有所陳冀達天聰曲照愚悃冒瀆之罪
謹俟誅殛臣竊審聖駕欲詣洞霄等處燒香有見上聖
既端拱凝命不以萬幾縈心猶寅畏天命為國為民祈
福於上下但適此春晚正農務蠶麥之時而自北闕至
洞霄驅民治道實妨農事又從衛及廵護兵馬諸司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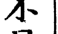
役無慮萬人方春晩多雨少得晴明道路泥濘儀衛狼藉觀望不美鑾駕一出有此數嬪況從來上聖以仁德及物於此不能不惻然若候收刈了擇晴和日分作數日從容俾一行得宿食之倫無雨水之患豈不兵民優游仰稱聖情祈福之意臣愚不識事體輒布瞽言不勝待罪俟命之至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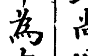
議淮上事宜

某嘗謂王當持重而客利急攻亦兵法也今敵逼兩淮

殆踰一月我之諸將屢獲小捷而敵全師實未嘗動客當務速反若無意于戰疑敵以羸兵驕我而伺我之怠且耗吾之軍鋒然其驅烏合猋起之衆不能乘鋭氣數道並進俾我不暇為謀乃遷延復却曠日持久師行千里情狀易見我之諸將得以從容成備既經累捷膽氣益壯聚謀蓄力務以全制其後敵之敗北在理不疑所慮諸將持重太過反類畏怯或貪小利不顧大計令若令淮東堅壁不戰以搤其膂淮西由廬壽擣睢亳以攻

其背舒蘄二將連旗深入朝廷方追馬軍之師俾佐兩淮宜促其期以速其至自光入蔡去汴最邇宜出其不意急詔鄂渚由此進兵以傾其户庭水軍自淮入海以邀其餉道是皆昔人師行捷徑矧諸將皆朝廷素所寵厚臨危宜無愛死今敵騎充塞江北實繁有徒屢折不退有盤據淮右之意願朝廷毋輕此敵毋惑不根之言號令之出務加稹密前代漏洩禁中語猶不免其死況成敗安危所繫乎倘能堅守此策斷然不疑非獨可以





却敵而已敵將懲艾可數十年無疆場之憂僭越干冒惟在威斷

與朝廷議分帥

某嘗謂有善聽者或無良謀有謀略者或不居利勢今有善聽足以運用所謀有利勢可以乘謀取勝尚何緘默而不措詞於其間竊見兩淮境土已遣守令而淮北諸路尚連兵未息今春夏之交正本朝居利勢之時若不早為之所秋風颼至則朝廷不得安枕矣且兵家在

識地之先後先後之勢在量敵之難易若今之先宜且以河南之地為易陵寢宗廟所繫兵力亦可及而易於用功速能成事然本朝遣發將帥其權甚輕輕則武功不立每失機會何則一一待稟廟略則有制勝之失以至或朝廷或行府或所部併有差委去就不同則又皆當獲罪愚謂宜以江淮荆襄川陜分為三帥各領所部得便宜從事惟三帥則須擇材位兼將相可付重任者命之仍於逐路差宣諭官一員視其進退若三路區處

既定遇有軍行事宜即馳驛於朝朝廷所行賞罰而已他日赤白囊至亦免紛然於一堂之上只在分帥及得人可為久大尊國之計其間條畫當自有成憲若他時講好睦隣之後亦用此不殊

乞以鄧王為臨安牧劄子

臣伏見逼來金人遽背聖德曲從其欲而貪得不已內侵兩淮民物騷動方且無時恭讀聖詔擇日大駕親臨江表身據要地以為聲援於是海宇神民無不仰知聖

意以宗社之重屈九重之尊躬捍驕敵欽味詔旨臣至於泣下以陛下神武之資當孱弱之衆自應便見掃清淮甸易若摧朽但當此寒月復勤清蹕如此遠去則臣下何以報聖德之萬一臣以謂臨安有宗廟事重德壽洎大内六宫皆上繫聖心曲勞宸慮者臣借易冒瀆天造如鄧王若除為臨安牧似允海内之望一則為御營之殿委以在後為陛下闗中次可以安靖兩宫拊綏州郡則陛下遂得奠枕一意北討仰祈陛下以善後為先

斷自宸志以取萬全臣芻蕘之言犯顔輕出惟上帝裁幸

上朝廷乞加恩淮西廟宇

竊見本朝大軍累在淮上與敵人接戰無不大捷維廟謨將畧舉無遺策而覆軍之際每風雨助順雷電叶威豈上天降罰於敵人抑淮上神物克壯皇圖欲乞下本處保明將管内有勑額廟宇並加封爵以旌王師所向人神同寅之意

乞免差軍兵挽奉使舡

竊惟朝廷以前日主帥養卒成驕視州縣如無物對百姓如仇敵朝廷熟知此患乃揔而一之諸軍欣驩承命恩威方浹皆知有上之德澤及爵禄之貴無不戴上恩矣迨今未久知獻言者欲軍中選輜重為金使挽舟自盱眙至臨安往還皆用之某謂尋常將帥暫令屯數畆田少資軍用猶有難色至今屯田之策未就況今以平日所切齒扼腕者令俯首低眉為役使之容哉苟值深

夜風雨已飢未食之間小人易動萬一惡語及使人必
招名釁端不惟三時造飯難趁期程而十日不易必有
疲乏雖曰少寬民力便於示恩宜有審處若依舊和顧
人夫只覺察其獘似為兩便

松隱集卷二十七

松隱集卷二十八

宋 曹勛 撰

頌

乾道聖德頌

臣恭惟皇帝陛下膺上聖之期繼中興之統紹登四載恭勤百為逈乾道改元政事具舉營戍罷屯黎民於變時雍廷臣大小率職致淮北之蝗入境自斃秋成之積歲登大有是皆陛下聖德昭著雖黃童白叟所不待言

而知臣以草芥之賤廹桑榆之年際遇四朝叨塵二府豈不知清明之時方深貪戀大懼榮禄浮實莫允清議故控露忱悃仰瀆天聽特蒙賜俞以幸晚境安處閑退日聽康衢煕煕之謡顧老臣不當以翰墨輒塵宸扆然抃蹈之餘有不能自已者謹擬元和之作極思選言撰成乾道聖德頌昧死上進雖未能形容聖德之萬一庶少伸臣子歸美之誠其詞曰

維聖有作　紹隆興運　天經地義　宗堯越舜

風俗惇厚　日星清潤　氷天桂海　咸祗成訓
皇矣藝祖　肇開宗祊　用集大命　再造羣生
卜世卜年　周室與京　德懋聖孫　區宇載寧
龍潛出震　握符御極　恭儉慈仁　已隆燕翼
勵精治具　羣工惟辟　斯皇聖德　以受方國
躬秉要道　化成斯民　問寢視膳　克勤日新
刑于四海　率土興仁　至矣聖孝　悅安嚴親
憬彼不庭　久失我重　稍恢雄略　盡還尊奉

復修絳樂　亟續騫貢　布昭聖武　式皇鉅宋
洪宣景命　爰振皇綱　詔令諭旨　粉澤八荒
宸奎逸藻　龍鳳騫翔　煥乎聖文　彬彬日彰
誕敷武節　克柔强鷙　風靜邊柝　烟沉晚燧
穡夫力田　塞馬垂轡　巍巍聖功　允格康濟
光啟元良　鶴禁建儲　遴擇端方　賛翊詩書
濬哲文思　日親睿謨　於赫聖明　有開令圖
當天執籙　了無玩好　貴異獻輸　蕩然一掃

力敦嘉靖　詢謀政要　丕鑠聖斷　坐臻是與
從容揔攬　用體乾剛　文武一道　督以經常
王化溥博　景風丕祥　格天聖治　時雍時康
咫尺威顏　豁達方寸　日角珠庭　金聲玉振
穆穆皇皇　天儀明潤　洪惟聖表　萬寓朝覲
乃武乃文　止戈好生　華夏蠻貊　底于丕平
罔或反汗　克斷惟明　長策遠馭　奕奕天聲
寶緒重光　密答純佑　既協皇極　貽報方茂

堯父舜子　撫封增舊　行復九有　亘萬萬壽
大哉乾元　萬物資之　赫赫明世　吾君繼之
熾昌隆祚　惟皇造之　億萬斯年　惟皇保之

李次仲誕辰頌

柱史列裔清映霞舉環堵所禮土木所與起死濟民渾跡塵土好生廣德密佑人主三千功就易遷行著東恩及孫西色仍叙仙不言壽道不言古願祝羅浮五雲同侶

序

鄭康道諸公詩序

山西鄭公康道少年英槩有撥天下之志當靖康極言當時利害天子是其策俾杖節使夏臺責其悖禮之失言皆極原本夏人氣沮結舌請命如初會建炎末南渡名禄兩不一獲人憫其貧勸就仕宦年方不惑竟掛冠神武小築江上日與漁樵為侶雖一飽之無時晏如也獨喜賦詩作詞章或與人論折衷是非即掀髯擊節過

人數等尋常忘去世味教子讀書外恬愉而不競中金玉而不耀好事者日造門求奉博約之誨朋舊者日有酬倡以求發明之益遠近咸化一方質成超然卓犖之行求之一世無有也求於古人其子真之徒歟朝右士大夫皆歆艷其為賦詩美之夫薦紳聞其風者皆羞為祿廩所縻恍恍自失悼歎為巧官矣隱淪畎畝率欽其操不遠名教内訟其詭激自失為肥遁矣是則真能感勵貪墨惇厚風俗行己始終無愧孰愈於康道乎又盡

裒諸詩不問高下先後類為一集俾天下後世式其正諒為一代豪舉也且儒有善行而不能踐履士之罪也士有善行而天下不知亦朋儕之罪也故直叙其畧為世矜式時乾道改元孟夏上澣日譙人曹㮷序

真和尚紹興傳燈序

佛之一字明心達性修巳脫塵攝鋭澄源得大自在故謂一大事因緣又曰出世間法山林之士搢紳之家隱跡遁名警世離俗先為一切軌則以心印心或介以自

持或通以接物支分派别未易以同異窺測往往收正宗關鍵諸方行解從聞思修至暂地處道成果熟自然諸佛推出豈資人挽引耶是謂本分衲子或有佛者謂心即佛爾其于辛勤修持亦餘事爾乃不謹細行合詞同氣不出户庭不親師友放誕於口耳之學以茍坐上之語吁足怪也不有宗匠拈出要領寧接後學嚴陵惠真禪師闕　悟向上機佩毘盧印六住大刹徧叅法席經行勝地求善知識不憚夷險包笠之出函丈鍚錫之

勤究竟法要遂證已事又會諸方真實之語為一源透徹之用總緝宗派録為部秩開人之天者鋪張典則開天之天者廓達融通指歸妙源接引善類名其書曰紹興傳燈凡卄卷彼三燈固具皆前代耆宿今全秩審載乃本朝英游或宰輔貴近縉紳正笏侃然立玉墀之賢或肥遁士人埋光鏟采傲睨於風烟之表一言半句全提妙心流傳人間皆所紀録以至緣覺聲聞化現寶社大士散聖殊塗同歸覽者其自得於掩卷之餘豈不𧫴

乎大哉俾無為無住無修無證坐可窺天測海而針芥相投隨機任緣得歡喜處苟或不然則一筆抹下撥弃土壤免使後人鑚龜打瓦

送孫宗丞序

宗丞孫公自丹陽遵海而南適抵温陵既就舍賤子進見每於承教居則問學仕則問政萬索千辨使人乘理而詣所謂林宗以勸學為心千日一致者也又復騐經楚些許追逐於章句間恵遺詩札遂盈巾笥每成誦在

口覺松風遞奏氷玉滿齒一塵不立萬慮洗然於是景行跂尚之不暇一日見告欲還旆仙里某對以方玆世道多故寇賊蜂蟻吴頭楚尾正四戰之地今境未加靜人未敢復豺虎縱横磨牙掉尾而噬人者在處有之何玆行與始至攺圖若此耶願少駐歲月以待寧謐公曰此土高宇大廈足以貯骨肉谿魚香秔足以充口體固為避地佳處又前涂扶戰而鬬束甲而趨險阻艱梗所以為憂者至矣然吾重緣手足之愛在遠而未親鴒原

之歎懷風而思集顧豈以小安而易吾天倫相從之樂哉又豈能獨安而不同患難哉艱險甚輕友于則重此慷慨決歸不疑之狀某聞是語已愀然屏息移辭為悚無以為對少則拱手而進曰甚哉孝友之詞令乃到耳某不復譊譊矣公他日立朝推此誠以佐吾君則為忠為信布大義於四海施大德於隣敵二聖大駕不難回也九州故地不難復也登崇善良蕩除外侮光賛皇極坐致中興當自此舉矣公言信行直發於天性則某宜

序而佩以為矜式者如此方時清薫襲衣南風在候汎緑水于逜海漲飛帆于半天孝友神扶誕先登岸此下交之破啼為笑撫事增異者也敢叙所仰以詠行色厥異時詹拜不為膺門生客紹興壬子閏夏中澣譙人曹某序

偈

高麗爐一枚寄虎丘紹老為説偈言

玆爐之先鯨波空際有國曰韓以陶以器奉之丞丈寶

烟輕細此一瓣香用嚴報地

黄節夫問疾以偈答之

四大和合成我身四大損增成我病我病在枕誰為起我文在身誰為痛惟此疾痛切身時畢竟二事誰復代公今累紙示格言願示免疾痛一句

戲妙德二偈

萬行不修無事也隨緣放曠任逍遥昨夜人言風雨急窓間只道海門潮

穩得身心常坦坦此事從來高着眼山河大地徧游行
只是雨下不借傘

國清曹源為書名已復説偈云

非湛非摧真源常在直指性海揔别無礙星分月現光
涵法界寄語諸方莫作擬解

偈送剛僧録入塔

嗚呼剛兄相識半生慧林勤舊崇先寓名五句戒臘八
十壽齡平居慷慨末後分明趂山之麓示人無生松鶴

移巢月冷風清

施磨衲與惠因長老

三韓山川悉漢地其中佛法亦復然王子義天不思議
剪除鬚髮作佛事東渡叅問三乘法無為分與最上乘
喜抱方袍入淨人有僧恭敬能攝受寶華粲縟並文綺
金針細衲成帖相衣裓一一如來法一一針孔藏妙用
經歷百千無退轉佛光律儀不曾失我以瓊瑶易得之
每善護持神通藏是故回施惠因老願以此衣覆法身

天風海濤助潮音普聞四衆及一切常如此袍無斷滅

惠因法施亦無窮揶栗橫拈師子狀法法流通並東海

罙公出示崇寧超然相與之詩賛以伽陁

崇師金聲居士玉振芝蘭道同萬涂一進妙語領畧後

學標凖如是如是雲駛月暈

銘

松隱歙研銘

分封譙國羣書潤屋寶兹粹然黟歙之玉豈肌澤理縈

綠疊綠松煤相與文几立獨

松隱集卷二十八

松隱集卷二十九

宋　曹勛　撰

贊

聖瑞圖贊并序

臣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聖文神武本於生知天德地業復繇繼序爰自誕聖以及纉承上天祥應皆前代所未見如靖康改元離析其字已符上瑞華夏具悉臣又自燕山受徽宗帛書詔陛下即大位

顯仁密得符應皆為瑞驗所以擁珎圖登大寶居人上無後艱者以瑞應昭昭可攷而知臣仰蒙顯仁皇后洎陛下閔燕宣諭並華夏所傳皆駭心動目感化人心遂日靖四方再造王室彼餘分閏位乃欲震耀一時爭衡百代為可駭笑今畧輯瑞應凡十有二謹稽首頓首繫之以贊少伸臣子之忠誠太尉昭信軍節度使提舉皇城司曹 某編

顯仁皇后在敵中因徽宗問康邸祥異奏曰上初誕有

有金光粲然耀室中並四聖從行事似非他兒比異日必得天位臣謹贊曰

聖人挺生　咸臻上瑞　玉質金相　氣應必貴

榮光曄曄　異色煒煒　所以堯母　期得天位

上未出閤顯仁撫愛每賜以所食之物一夕夢神人告顯仁曰爾後勿以殘物食上戒之甚至顯仁驚悟即日嚴語諸御凡進上之食必取於庖厨不得以殘物臣謹贊曰

開先奕奕　神化拱極　力誨殘餘　匄繼玉食
母后益悟　天降真跡　固知至尊　萬靈受職
上出閣講學餘暇喜親騎射又以二囊各貯斛米兩臂
舉之行數百步人皆駭服以至異國聞之莫不畏仰臣
謹贊曰
上或閲燕　以力自舉　臂挾兩斛　從容千步
逮挽六鈞　亦不愆素　聲乃四馳　敵畏神武
靖康初金人犯順大河失守敵抵京城廟堂無策上慨

然謂獨有增幣講好欽宗乃遣上求成張邦昌副之見二太子阿固達阿固達謂其徒曰上氣貌非常恐過河為宋人擁留不若令易之乃以他意遣上入城肅王果代行臣謹贊曰

惟聖有作　異表其臧　珠庭日角　鳳姿龍章

敵乃他料　為謀之長　衆固勿識　宋德益昌

顯仁皇后嘗宣諭曰靖康初遣親王使敵所擇或未受命上慨然請行欽宗甚悅啟行日顯仁懿節送至廳事

小女招兒指曰有四人甚長大或執槍戟或持弓劍從王馬後衆不見也顯仁曰吾事四聖甚謹必獲保佑臣謹贊曰

帝王有真　畢彰殊應　天心既卜　護以上聖

凡目莫覩　母后默敬　至磁無行　不墮敵境

上出使金國王雲副之至磁州忽郡民數萬同聲請上謁崔廟上翌早至廟升自東廊見庭中一老人青巾秀異厲聲曰王雲不得邀王北去時雲從上即有數人持

雲下尋為民所殺上令捕殺雲者甚峻顯應忽遣廳子
馬以所乘小朱漆鞍令上乘歸上曰吾人臣豈敢乘是
日非民殺雲則雲邀上北矣臣謹賛曰
雲不知幾　力邀北驅　應王殺之　天心所知
神民共濟　乘以金輿　大命已兆　是為寶符
靖康丙午京城陷敵盖取二聖及天眷在南郊敵謂守
者云上領兵河北旦夕即至俾守者聞其言紿寛二聖
之心顯仁嘗以象棋黄羅裹將子書康王字晨起焚香

祝曰若擲子在盤惟康王子入九宮者上必得天位擲下果如祝他子皆不入衆皆稱賀亟奏徽宗大悅且異之臣謹賛曰

宗廟大慶　昌謚春陵　三十二子　乾吉允升

克應密祝　如叶大横　再造王室　萬福是膺

磁人以王雲欲挾上北去民乃殺雲廟中上猶駐磁而敵騎大集至郡東問路傍老婦上在磁否婦紿曰前日上已過山東敵驚歎追已不及即退舍臣謹賛曰

上駐淦源　號名忠義　敵知覇府　追以精騎

問媼期實　媼乃左指　軍候不驚　可識天意

上經鄆州館于州治圃有榭曰飛仙臺上意客有所卜

命箭連中榜上三字無偏無側箭皆在字形中上悅臣

謹賛曰

覇府初建　英雄林林　謀畫雜進　率罄忠恍

上意有卜　三箭叶心　曷求龜筮　赫然有臨

上駐磁州晨起出郊騎軍從行馬首忽白兎躍起上彎

弓一發中之將士莫不駭服然兎色之異命中之的二事皆契上瑞臣謹賛曰

維是白兎　色應金方　因時特出　意在騰驤

聖人應運　撫定陸梁　一矢殪之　遂定遐方

上自磁州比時窮冬沍寒經李固渡履氷過大河上令扈從馬先過獨殿其後惟高公海一騎從行上纔及岸氷作大聲坼裂回視公海馬已陷氷中公海惟持馬龍頭得免臣謹賛曰

邊塵蒙天　朔方已隔　氷河千里　與雪同色

御驥登岸　氷遽解坼　呼沱曷聖　維德光宅

上受命為大元帥方治兵選將應援京城忽夢欽宗如

尋常在禁中脫袍以衣上上恐懼辭避之際遂寤臣謹

贊曰

靖康之初　上為愛弟　連將使指　敵畏英睿

觧袍見夢　授受莫避　天命有德　中興萬世

陶淵明畫贊

偉矣靖節百代猶堅歸來一賦高韻凜然漉巾瘦笻墟里風煙仰止清名日月在天

褚遂良帖贊

褚河南作字為一代翰墨之宗以嘗受詔臨寫禊帖所得遂多此帖六十四字尤為寶玩巾以緹襲繫以贊曰丙舍妙翰姿度横出位置端雅尚想置笏

張長史帖贊

書法盛于魏晉至唐名家者尤衆長史作字不減晉人

格韻超詣亦一時所宗繫以賛曰

長史心畫資晉全體得法有在落筆遒麗草聖三杯包

管五指規意相權顛亦可喜

懐素逐鹿帖賛

懐素字畫名唐中葢用意甚篤加以琢削礱礪會於瑋

奇故此帖自喜至以所能欲逐鹿中原則其自負豈止

扛鼎計旭聞之當不憚並驅也賛曰

藏真書法末視公卿草聖欲來以酒為兵意並逐鹿雄

傑可矜旭顛素狂弄翰之英

威畧帖賛

破羌秀發筆勢若神歴代惟訓法孰與隣瓊琚六轡騏驥千里因使王畧百世增氣

錢大叅芝草賛

芝之英顯異龍顧新府煌煌挺秀粲粲宏宇翁若雲集翩然鳳舉慶肇具瞻東岩濛雨府山名曰龍顧

賀子忱喜容賛

巾山之陽佛宫與隣有老人焉鷗不亂羣横絛短褐芒
屩綸巾姑吏隱于金馬阻安期于海雲

趙千里真賛

此尊者雙瞳瞭然奮髯虬然志趣丘壑風神臞仙昆季
燕處華萼相鮮芝之蘭庭户筆墨山川此特妙發天藏為
金馬之隱爾詎知高視物表居玉牒之賢至抱負磈礧
凌轢萬象雕龍海陸顧丹青不可得而傳也

趙希遠真賛

天潢流派濯秀玉淵丰姿英發神守粲然彼天下能事琴書筆墨固不可寫而難兄難弟一丘一壑亦安得而傳霜松雪竹宗籍之賢

錦谷懶翁作馬溪清虛像

稽首妙通天人矜式馬溪道成神化應跡清虛光嗣兩宮咸識孤雲不留復歸修息二仙英舉繪素連壁一止一鳴惟道惟德

同前像張簽判求真

有唐妙通馬溪應踪道被西蜀穆穆仙風清虛攝化聲動闕下烟霞步趍鍾呂是亞雖不間光塵遨游廬阜恐粃糠俗累則不得方其駕也

張果先生贊

毒酒碎齒空齦復生欲妻玉真萬里忽行趙州驢跡入石何驚善權仙蹤世外蓬瀛

隱翁贊

稽首妙像鶴舉紫庭玩桂廣寒翼日太清渾合上道容

格元精帝師後裔惟公蔚興

朱真人贊

靈泉真人兩蜀鍾秀馬溪道成茅茨賦就歷正救物不跡不有為師之師再拜稽首

劉蓑衣贊

高真化導隱顯匆彰先生則然寒莎製裳不裘而暖不厦而涼年貌孰測風神豈常咎休明明道妙洋洋吴門繼梅受福一方

鄭逸道法師真賛

谷口後裔清節不改手曳瘦筇眼高四海

布袋和尚賛

三身調御四明風月化身百億海岸孤絶如是如是以英以傑果然倒用毘盧印一笑石霜棒頭血誰寫孤身四海游何妨鷺鷥還立雪

佛母賛

諸手捧手九龍浴秀化身百億函蓋宇宙示衆生生除

衆生有是大明王母儀攝受

大慧禪師真賛

稽首一代豪舉歴盡死生艱苦中興為龍為象高坐罵風罵雨是甚麽精靈鬼怪説許多胡言妄語歸坐明月堂中且得都無寒暑要識此老鼻孔大衆只箇是否

真如心老真賛

貌古神清湖山之英提綱法要鬼神以驚蓮社夙省一笑相領真如真如同訫異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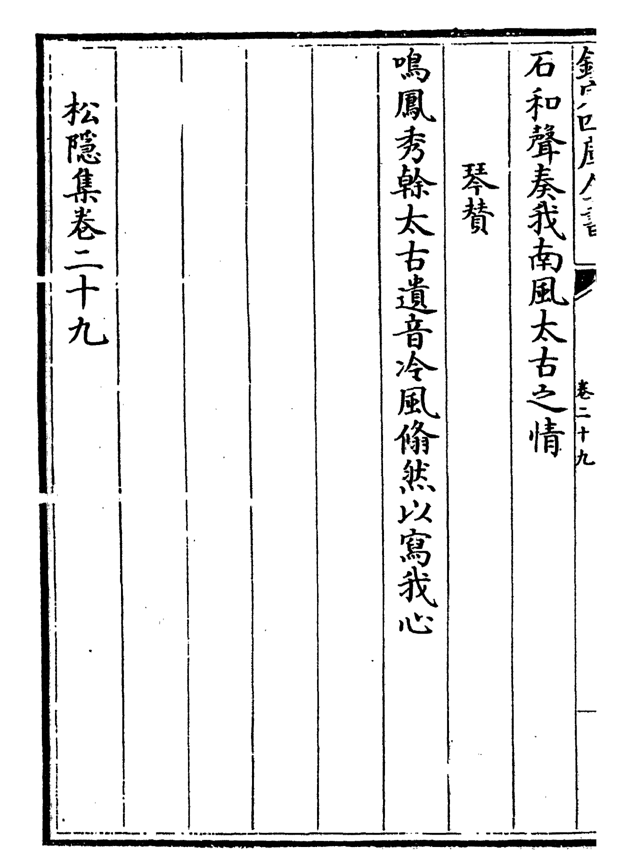
靈隱遠公真賛

佛果嫡裔風姿英粹萬物方春千岩初霽常棣一枝中興臨濟諸方竦企風聲鶴唳被詔靈隱般若增氣說法九禁帝得大意漢高便有蓋國謀奪得韓信印可喜

實腹琴賛二

嶧陽之奇就樸不遷外規清製内合自然霜廷肅珮玉澗幽泉若鐘若磬冲澹兼焉

偉兹琟器任以天成中堅外静心虛乃清鸞龍擬象金



石和聲奏我南風太古之情

琴賛

鳴鳳秀榦太古遺音泠風翛然以寫我心

松隱集卷二十九